



Jorge Luis
Borges

La rosa profunda



深沉的玫瑰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王永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深沉的玫瑰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王永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沉的玫瑰 / (阿根廷) 博尔赫斯 (Borges, J. L.) 著;
王永年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8
(博尔赫斯全集)
ISBN 978-7-5327-7122-6

I. ①深… II. ①博… ②王… III. ①诗集—
阿根廷—现代 IV. ①I78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8721号

JORGE LUIS BORGES

La rosa profunda

Copyright © 1996 by María Kodam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0-605号

本书由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深沉的玫瑰

La rosa profunda

JORGE LUIS BORGES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王永年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缪伶超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 插页 2 字数 8,000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122-6/I·4310

定价: 26.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9907735



Jorge Luis
Borges

La rosa profunda

题注：本诗集略去已收入《老虎的金黄》的《剑》、《小诗十三首》、《阿隆索·吉哈诺的梦》、《致一位恺撒》、《瞎子》、《普洛透斯》、《再谈普洛透斯》、《雅努斯胸像的独白》、《黑豹》和《一个明天》诸篇。

目 录

- 1_ 序言
- 5_ 我
- 7_ 宇宙起源
- 9_ 梦
- 11_ 勃朗宁决意成为诗人
- 14_ 清单
- 17_ 野牛
- 19_ 自杀者
- 20_ 夜莺
- 23_ 我这个人
- 25_ 小诗两首
- 27_ 西蒙·卡瓦哈尔
- 29_ 不可知
- 31_ 布鲁南堡，公元九三七年

- 33_ 失明的人
- 35_ 一九七二年
- 37_ 挽歌
- 39_ 我们的全部往日
- 41_ 流放者（一九七七年）
- 43_ 为纪念安赫利卡而作
- 45_ 镜子
- 47_ 我的书
- 48_ 护身符
- 50_ 目击者
- 52_ 梦魇
- 54_ 东方
- 57_ 白鹿
- 59_ 永久的玫瑰

序 言

激发诗人灵感的缪斯的浪漫主义是古典诗人信奉的理论；诗歌作为智力活动的古典理论，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埃德加·爱伦·坡在一八四六年前后提出来的。这一事实相当矛盾。除了个别孤立的、从梦中得到灵感的例子——比德提到的牧人之梦，柯尔律治的著名的梦——之外，两种理论显然都有其真实的成分，只不过分属诗歌进程的不同阶段而已（至于缪斯这个词，我们应该理解为希伯来人和弥尔顿所说的“灵魂”和我们可悲的神话称之为“下意识”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言，那一进程多少是不变的。我首先看到一个仿佛是远处岛屿似的形式，后来演绎成一个短篇小说或者一首诗。我看到的是结尾和开头，而不是中间部分。如果吉星高照，

这一部分逐渐明朗。我不止一次在暗中摸索，有时不得不从原路退回。我尽可能地少去干预作品的演变。我不希望作品被自己的见解所左右，我们的见解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加工订货的艺术是天真的想法，因为谁都不知道执行的结果如何。吉卜林承认作家可以构思一则寓言，但不可能深入它的寓意。作家忠予的应该是他的想象，而不是一个假设“现实”的短暂的情景。

文学从诗歌出发，也许要经过几百年之后才能辨明散文的可能性。盎格鲁-撒克逊人历时四百年才留下一些值得赞扬的诗歌和勉强称得上是清晰的散文。语言本是魔法的符号，后来遭到时间的变本加厉的耗损。诗人的使命就是恢复——即使是部分恢复——它原来具有、如今已经泯没的优点。诗歌的任务有二：一是传达精确的事实，二是像近在咫尺的大海一样给我们实际的触动。有维吉尔的诗句为证：

悲从中来，泫然泪下。

还有梅瑞狄斯的诗句：

炉火逐渐熄灭之际，
我们才探索和星辰的联系。

或者卢贡内斯的这句亚历山大体诗，他的西班牙语颇有拉丁古风：

芸芸众生，饱经忧患沧桑。

这些诗句在记忆中继续着它们变化不定的道路。

我多年从事文学，但没有什么美学原则。我们已经受到习惯的自然限制，何必再添加理论的限制呢？理论好像政治或宗教信仰一样，无非是因人而异的刺激。惠特曼写的诗不用韵脚，自有他的道理；换了雨果，这种情况就难以想象了。

我读校样时，不太愉快地发现这个集子里有一些我平时没有的为失明而怨天尤人的情绪。失明是封闭状态，但也是解放，是有利于创作的孤寂，是钥匙和代数学。

豪·路·博尔赫斯

一九七五年六月，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

颅骨、隐秘的心、
看不见的血的道路、
梦的隧道、普洛透斯、
脏腑、后颈、骨架。
我就是这些东西。难以置信，
我也是一把剑的回忆，
是弥散成金黄的孤寂的夕阳、
阴影和空虚的缅想。
我是从港口看船头的人；
我是时间耗损的有限的书本，
有限的插图；

我是羡慕死者的人。
更奇怪的是我成了
在屋子里雕砌文字的人。

宇宙起源

不是混沌，不是黑暗。
黑暗需要眼睛才能看见，
声音和寂静需要耳朵分辨，
镜子要形象充斥才能反映。
不是空间，不是时间。
甚至不是预先考虑一切的神，
是他设置了第一个
无限夜晚之前的万籁俱寂。
不可捉摸的赫拉克利特的长河，
它神秘的过程没有让
过去流向未来，

遗忘流向遗忘。

有的苦恼。有的恳求。

现在。宇宙的历史之后。

梦

午夜的钟特别慷慨，
给了充裕的时间，
我比尤利西斯的水手们航行得更远，
驶向梦的境界，
超越人类记忆的彼岸。
我在那里撷取的一鳞半爪，
连我自己也难以理解：
形态简单的草叶，
异乎寻常的动物，
与死者的对话，
实为面具的脸庞。

远古文字的语句，
和白天听到的无法相比，
有时候引起巨大的恐惧。
我将是众人，或许谁也不是，
我将是另一个人而不自知，
那人瞅着另一个梦——我的不眠。
含着淡泊的微笑凝目审视。